

54630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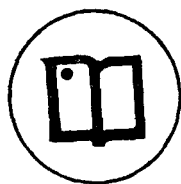
LIUYUE CONGSHU

六月丛书

拳刀会的后代

吴文华 刘顺华





QUANDAOHUI DE HOUDAI

拳刀会的后代

吴文华 刘顺华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攀刀会的盾代

吴文华 刘顺华 著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6,000 印张：7.125 印数：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K10280·137 定价：0.80元

目次

- 一、妈妈留下的话(1)
- 二、爹爹传下的刀(8)
- 三、“血酒”(15)
- 四、钱家大院(25)
- 五、冲天的水花(31)
- 六、告别(37)
- 七、对着江西的草鞋(44)
- 八、哥们这厢有礼(50)
- 九、小弟原来是小妹(57)
- 十、是块料子(65)
- 十一、先当个勤务兵吧(72)
- 十二、“百步穿杨”(81)
- 十三、小酒店(88)
- 十四、天兵(95)
- 十五、被抓了活的(103)
- 十六、枪声(109)

十七、义父.....	(118)
十八、是谁开的枪	(126)
十九、黑夜里的格斗.....	(131)
二十、又是他	(139)
二十一、深山里的茅棚	(146)
二十二、雨夜	(154)
二十三、到底不同些了	(163)
二十四、保卫小妹.....	(173)
二十五、阔小姐	(182)
二十六、又一次进山	(190)
二十七、战地相逢.....	(197)
二十八、雪恨	(204)
二十九、刀还留在敌人手里	(209)

一、妈妈留下的话

“叭，叭叭——”

刺耳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着的山寨。

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人们听到了枪声，就是闻到了凶讯，一家家赶紧关门闭户，吹灯灭火。当家人则蹑手蹑脚地走到门缝边，向外窥视，希望能看出一点什么迹象。躲在屋里的人则悄声地问：“么子事，是抓丁还是拉伕？”

当家人一面对外探视，一面轻声地回答，转告他看到的情景。或者轻轻地摇手，表示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并警告他们不要大声说话。

此刻，室外月色朦朦，在四周黛青色的山峦剪影中，有一片开阔的平坝。几个身穿黑衣、头缠黑巾的当地团防局的团丁，正追赶着三个人。团丁们发疯似地吼叫着：

“追呀，抓活的呀！”

一个领头的象瘦猴似的团丁，端着一支汉阳式长枪，更是大声地咆哮着：“追呀，抓到了洪成的婆娘，团总有大赏呀！抓活的大洋一千，打死了也有五百呀！”

团丁们一面鸣枪，一面忘命地追赶。

月色里，前面的三个人也在飞速地奔跑。他们跨越田垅，穿过竹林，跃过溪涧，来到了一座山崖下，疾速地往上攀登。从他们的身姿和穿戴上可以看出，是一男两女。男的，看样子是老年人，头缠当地土产的蓝底白花土布头巾，身穿青布对襟夹袄，腰里也裹着一条土蓝布围腰，穿土蓝布裤子，脚登麻耳笋壳草鞋，小腿上紧紧地裹着土蓝布绑腿。一看就知道，这是湖南平江、浏阳一带山里人的打扮。那位女的大约有三十多岁，梳着一个巴巴头，穿一套紧身的土蓝布裤褂，腿上也裹着蓝布绑腿，脚上也穿着麻耳笋壳草鞋，看样子是个强健剽悍的妇女。紧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，头上紧紧地盘着两圈辫子，也是一身土产的蓝布裤褂，但没有裹绑腿，脚上是一双蓝布鞋，有一只已经跑掉了，赤着一只脚……

他们快速地往山崖上爬着。这时，一片淡淡的乌云突然离开了月亮，月色明亮多了。他们三人清晰地暴露在团丁们面前。团丁们狂奔着，吼叫着，对着他们开枪。

“叭，叭叭叭——”

枪声中，中年妇女颤抖了一下，往下滑了几步。她身旁的小姑娘惊呼一声：“妈妈！”

中年妇女一伸手抓住了一棵小树，没有滑下去。老年人回过头来：“琼子妈，你……”想来拉她。中年妇女头一昂，说：“二爷，不要紧，爬！”他们三人又继续往上攀登着。

团丁们也追到了山崖下，有的朝上开枪，有的争先恐后地往上爬。那个领头的瘦猴似的团丁又大声地嚎叫：“洪成的婆娘吃了枪子儿了，跑不动了，抓活的呀——”

团丁们更忘命地往山崖上爬。

这时老年人第一个登上了山崖，伸下手来，拉了中年妇女和小姑娘一把。于是三人都上了山崖顶。

老年人对中年妇女胸前一看，呀，一股殷红的血把她的蓝布夹袄浸湿了一片。再看

她，脸色苍白，正吃力地喘着气。

、老年人着急地说：“琼子妈，来，我背你。”

小姑娘看见妈妈胸前一大片血，吓得哭了：“妈——”也要来背妈妈。

妈妈一把把她推开，说：“琼子，快跟二爷跑，记住拳刀会，记住你爹和我……”

小姑娘扑到妈妈胸前：“不，妈妈，我背你走。”

二爷又拉开琼子：“不，我——”

这时，团丁们已爬到了山腰，领头的瘦猴子已经发现了血迹，嗥叫着：“跟着血迹追呀，他们跑不了啦！”

琼子妈更急了，对老人说：“二爷，这样子我们三个人都跑不掉。你快带着琼子跑。我来跟你们挡一阵。二爷，只要留得青山在……”说着，弯腰拾起一块尖利的石头，紧紧地捏在手里，可是她已经站不起来了。

二爷咬了咬牙，也捡起一块尖利的石头，捋起左膀的衣袖，用力地砸了下去，一股鲜红的血流了出来，他有意地让它滴到山

崖上。然后，他指着身旁的一丛荆棘，对琼子命令似地说：“快把妈妈搀进去。留下来招呼妈妈，快，快！”他那逼人的眼光，简直不让人有所迟疑。琼子只得搀起了妈妈，躲进荆棘丛中。

这时团丁们已快爬上了山崖，瘦猴子又在狂叫：“跟着血迹追，跑不掉的……”

二爷将手上带血的石头用力地向山下砸去，随即传来一声惨叫。瘦猴子又在狂呼：“不准后退，不准后退，几块岩头砸不死人的！”

二爷对身旁的荆棘丛瞥了一眼，转身就跑。他将左膀故意下垂着，沿路洒下一滴滴鲜红的血……

团丁们爬了上来，发现了山崖上的血迹：“血，血，血……”疯狂地嚷着追了下去。同时不断地传来枪声。

团丁们追过以后，琼子再低下头来看妈妈时，妈妈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两眼已慢慢地闭拢了。她惊慌地轻轻呼唤着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妈妈微微地睁开眼睛。琼子这才想起，应该给妈妈包扎一下，不让那红红的血再往

外流。她“嘶”地一声扯下自己的衣襟，给妈妈包扎，可是妈妈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吃力地说：“琼子，妈，不行了。你爹的墓碑下，有，有留给你的东西……”

妈妈的眼睛渐渐闭拢了。琼子伏在妈妈的胸前哭号着：“妈妈呀，妈妈呀……”泪水滴到了妈妈的脸上。妈妈的眼睛又慢慢睁开了。她痛楚地看着琼子，好象要把她永远留在记忆里。她喃喃地说：“琼子，记住拳刀会，记住我们家的仇……去找，你二叔。”

妈妈的眼睛再一次闭上了。任凭琼子怎样呼唤，任凭琼子的泪水象雨点一样滴到她那苍白的脸上，妈妈的眼睛再也不睁开了，再也不对她心爱的女儿琼子看一眼了……

琼子伏在妈妈身上悄声恸哭。她不敢放声音啊！因为不远处还有枪声传来……

月亮又从淡淡的乌云里走出来，它照着山崖，照着伏在妈妈胸前暗泣的琼子，好象在说：琼子啊琼子，你该怎么办呢？

琼子抬起头，泪眼望着圆圆的月亮。山野凄凉冷寂。枪声已经停止了，二爷不知去

向，妈妈静静地闭着眼睛，躺在荆棘中，浓密的树荫里，不时传来猫头鹰凄厉的叫声。稍远处，似乎还有野兽嗥叫。琼子害怕了，要知道，她还只有十四岁啊。她不由得紧紧地搂着妈妈，就象在家里搂着妈妈睡觉一样。可是，妈妈再也不搂着她了，再也不呼唤她了。她多么伤心啊！她又伏在妈妈身上哭呀哭呀，声音哭哑了，泪水流干了。不知哭了多长的时间，她似乎记起妈妈临终时跟她说的话：“你爹的石碑下，给你，留得有东西……记住拳刀会……去找你二叔……”可是她能这样离开妈妈吗？妈妈呀妈妈，你叫你的女儿怎么办啊……

二、爹爹传下的刀

黎明象一个清秀的姑娘，裹着一身薄纱般的晨雾，慢慢地来到了连云山区。薄纱渐渐扩散开来，就象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把整个山区笼罩起来。

在一座突兀的山峰下，在几株高大的青松的环抱中，有一座隐没在山花、野草和荆棘丛中的坟堆。坟前有一块两尺来高的石碑，碑的大半已没入山花、野草之中。碑上还可依稀地看到几个字：“洪成之墓。”

一双小手在拔掉石碑周围的野草，现出了赭色的泥土。一个小姑娘，含着眼泪，用一块厚厚的竹片，在撬开泥土。她就是琼子。

昨天，她在妈妈身边哭了一夜。她真想妈妈再一次睁开眼看一看她。她千万次地呼唤妈妈，真想妈妈答应她一声。她不相信妈妈就这样死去了。妈妈不会丢下琼子不管

的。妈妈是多么疼爱琼子啊！可是琼子的愿望没有实现。妈妈不但没有睁开眼睛看她，而且身子越来越僵硬了。琼子确确实实地相信：妈妈死去了！

猫头鹰的尖叫，野兽的长嚎，都被她的哭声压了下去。快到天亮时，洪二爷还没有来。他是不是被团丁抓走了？妈妈怎么办呢？她能这么丢下妈妈走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可是她又不能独自一人在山野里呆下去。她想妈妈背走，可又背不动。怎么办呢？她看到不远处，有个山洞，就让妈妈睡到山洞里去。她连背带拖，把妈妈移到了山洞里。她想离开，但又想，万一野物来了怎么办呢？她又到处捡石头，要把洞口垒起来。她捡呀捡呀，终于把洞口垒起来了。她要离开妈妈了，但又不忍心。她伏在洞口哭呀哭呀，直到天已大亮了，她又想起了妈妈临死前叮嘱她的话：“爹的石碑下有留给你的东西……”

她跪在洞口，向妈妈告别：“妈妈呀妈妈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去找爹爹留下来的东西，去找二叔，为你、为爹爹、为爷爷报

仇。”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。按照妈妈生前讲的路，找到了爹爹的坟。

她用竹片急切地挖着，挖着，额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，手掌也磨起了一个大血泡。竹片终于触到了一个很硬的物件。她更急切地挖下去，露出了一个象是瓷坛样的东西。她继续挖下去，果然是一个写有“藉”字的瓷坛。她小心翼翼地捧了出来，揭掉盖在上面的油纸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红布裹着的小包。打开小包，露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小刀。刀把上吊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。木柄上刻着一个紧握的拳头，和一把短刀交叉着。琼子知道，这是拳刀会的会标。妈妈曾经告诉过她，种田拌土的人要伸直腰杆过日子，只有靠拳头和短刀。在会标下面，还刻有“洪成之刀”四个字。

琼子把刀捧在心口上，默默地念着：“妈妈，你放心，爹爹留给我的刀，我找到了。妈妈呀，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，拉起拳刀会，报仇！”说到这里，她一抬手，短刀飞出，正中前面的一株松树。这是妈妈多年来教给她的一手功夫——飞刀。

她起身把刀拔了下来。她要去报仇。但是现在，她该往哪里去呢？回到昨天夜里带着妈妈和她逃跑的洪二爷家里去吗？不行。洪二爷不会回家，也不能回家了。他的那个茅草棚棚家，肯定被团丁们烧掉了。她慢慢走着，想到山边去看看。

她走着走着，来到了一条山间小道边。忽然，她听到后面传来了斥责声：

“妈的，你又是跑出来的啵？洪成的婆娘老子们没有抓着，倒抓着了你这个丫头……”

琼子马上机警地躲进路边的草丛中。她看到一个团丁押着一个小姑娘走来了。这个小姑娘大约十三、四岁，与琼子的年纪差不多，长得白净、秀气。她梳着一条小辫子，穿着粗蓝布上衣，粗青布裤子，胸前还围着一个天蓝色的围裙，象是个大户人家的丫头，脸上有两道血口子，身上沾了不少泥，脚上没有鞋子。看样子，她被这个团丁抓住之前，奔跑过，搏斗过。

小姑娘低着头流着泪在前面走，押解她的团丁不断地骂：“他妈的，你又跑，见了

钱大老爷，不要了你的小命！还不跟老子快些走！”

小姑娘还是慢吞吞地走着。团丁扬起枪托威胁她：“妈的，不快些走，老子打死你！”

琼子在草丛里听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明明白白。这就是昨天夜里追赶洪二爷、妈妈和她的那伙团丁中的一个。他要把这个的小姑娘抓回去受罪，自己好领赏。琼子恨死他了！不能让这个的小姑娘再去受折磨，也不能让这个团丁在她的眼皮底下跑掉。她似乎又看到了妈妈胸前的一片血……

她忘记了一切，陡然从草丛中站起来，一抬手，短刀飞了出去，击中了团丁的左膀。

团丁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急忙用右手捂住左膀。走在前面的小姑娘回头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愣住了。琼子对她大喊：“快跑！”

小姑娘被琼子提醒，离开小路就往山上跑。团丁清醒过来，一看是个小姑娘向他打来飞刀，他龇牙裂嘴地拔掉飞刀，丢在地上，用右手端起枪，向琼子瞄准……